

论友爱教学及其实施途径

汪雯 王祖林*

桂林理工大学

摘要：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关于友爱（philetic）教学没有深入讨论，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理解何谓“友爱教学”是实施友爱教学的前提。友爱教学的理论依据是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教育观，实施友爱教学是道德教育的呼唤，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与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友爱教学的实施需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创造一个自由、宽容的教学氛围；构建真实的问题情景，合理进行启发式教学；建立学习共同体和兴趣小组，要求合作交流，培养友爱精神；合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要求选择灵活的教学材料。

关键词：友爱教学；理论依据；实践途径；道德教育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关于友爱（philetic）教学并没有深入论述，没有给出详细的概念界定和可操作性实施路径。philetic 翻译为友爱是否精确？什么是友爱教学？友爱教学对我国教学改革是否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深入探析友爱教学须先厘定概念，在探讨其理论基础和必要性基础上，提出友爱教学的实施路径，这对于拓展现有教学方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无裨益。

一、友爱教学的概念界定

基于不同的教学理念或教学观就会有不同的教学定义。梳理并明晰教学和友爱有关概念是深入理解友爱教学的前提与开端，有利于为友爱教学实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教学

“教”源于“学”，意味着“促进”学生“学”的活动。“教”“学”不仅指“知识的传递和获取，而且指引起学生积极的思想活动”^[1]。我国教学论研究中，关于“教学”的定义尚无统一的界定。有人认为“教学”指教的人指导学的人进行学的活动，教和学相结合才是教学活动^[2]。教学一般指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统一活动，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同时身心获得发展并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顾明远认为“教学是以课程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活动。”^[3]

在英文中，“教学”（teaching and learning）中的 learn 指学习，获取知识的意思；teach 与 token（符

号）有关，所以 teach 的意思就是用符号向人展示某物，那么合起来“教学”就是传授和学习知识。教学与教育概念的界限十分模糊。Education（教育）起源于拉丁文 educare，是“引导”“导出”的意思，指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本来潜在于人身体和心灵内部的某种东西引发出来。这种解释与现在常用的 teaching 十分接近，使得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时经常就是在讨论教学问题。教学概念的核心精神即“教学”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只有理论研究或实践中着力有所侧重的情况，不存在“分”或“合”的问题，一旦真的“分开”，则教学就消失，就不复存在^[4]。

上述各定义不同程度地指出了教学的性质、目的、中介、教与学的互动性和双向性等要素。综合而论，教学不但要求教师传递知识让学生学，而且师生双方应不断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相互启发与影响，教学相长，合作中探求学问与真理的活动。真正有意义的教学应该关注个体的健康成长和生命，尊重人的生命价值。

（二）友爱

从词语学角度看，友爱（philia）一词是由动词 philein（爱）派生演化出来的。英语中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philosophia”，是“爱”（philein）和“智慧”（sophia）得组合演化，本意是“爱智慧”即 Philein（"To Love"）+Sophia（"Wisdom"）=Philosophy。^[5]由此可以判断，philetic 翻译为友爱的合理可行的，是动词 philein 的形容词化。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规划特殊教育专项课题“心理资本视角下广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优化策略研究”（2023ZJY1096）。

作者简介：汪雯，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王祖林，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研究。

从伦理学角度看，属人的行为中，作为一种德性和良好的品质可解译为友爱，被认为是一种比公正更重要的、生活最为必需的德性^[6]。而友爱与亲子和男女之爱不同，它是一种品质、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是相互之间的爱，不是单向或一厢情愿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克伦理学》一书中对友爱作了全面而专门论述^[7]，他认为友爱作为道德规范可以用来调节社会地位相同或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友爱出自人的天性，如父母爱子女。友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德性，能使人结为社会群体，以维护国家的团结。因此，友爱是高尚有用的，而且唯有出于美德的友爱，才是真正友爱。友爱分为三种：实用的、快乐的和德性的，前两种是出于外在目的即有用和快乐，只有德性的爱才是相互地吸引，是持久的，所以德性的友爱具有优越性，友爱本质的东西一般都体现在“德性的”或“善的”友爱中。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许多朋友，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对朋友的爱就是爱自己^[8]。

从文化哲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习惯将儒学的“兄友弟恭”视为友爱的源头，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称作“友情”，亲情居首，友情其次^[9]。这也许是因为古希腊商业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与中国大陆国家的小农家庭经济结构不同所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实现其政治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四方游说，可谓圣人风范。李泽厚则认为，“仁”的特征是“爱”^[10]。“仁爱”在儒家看来可以说是“友爱”，它的根本宗旨是以爱己之心爱人。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认为友爱是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情感活动和态度取向，是一种品质和良好的德性，它具有鲜明的个性。友爱决定了一个人和他所在的自然和社会的相互认知、情感和态度，涉及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三）友爱教学

众所周知，目前传播高深学问、科学的研究和运用成果为公众服务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所采用的主要教学形式一直是讲授法，但教学不只是讲授，它还包括启发和友爱（philetic）的方面^[11]。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布劳迪（Broudy,H,S）曾对讲授式、启发式和友爱式教学给过描述性的说明，认为讲授法是围绕主题对象的教学方法，强调老师对学生知识的传递，启发式是经验学习法，强调给学生提供方法和程序让学生自学，友爱式教学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或情感教育），热情地关注和满足学生的需求^[12]。通过词源学的考查，philetic 可以翻译为关爱的、友好的和

友爱的，但翻译为“友爱的”甚好。因为友爱更能体现出德性的爱，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友爱内涵的理解。布鲁贝克认为友爱教学的开展不容易，其重要性从学生持久地抱怨与教师个人接触太少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13]友爱教学中，教师需要展现出真诚的关怀与尊重，这种关怀不仅指学术指导，也包括对学生个人成长、情感需求的关注。教师应当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通过倾听、理解和鼓励，建立起一种基于信任与尊重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友爱教学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看，国内学界对友爱教学尚未清晰界定。我们认为友爱教学是师生在教与学的互动与对话中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自由平等的情境下大胆交流与沟通，促进学生德性的完善和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的生命发展，采用一种让整个教学过程洋溢着友爱、人文关怀与生命情趣的教学方式。

二、友爱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存在主义教育观

存在主义强调“我在故我思”和“自由选择”，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强调人要自由地进行选择和非理性的东西^[14]。存在主义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对教育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对提高人的自觉能动性和主体性，产生了积极影响。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灵魂，鼓励和发展人的自我认识^[15]。存在主义教育反对课堂上的个人专制，倡导师生对话和交流，认为教师是一个引导者，教师的作用不是控制学生，而是让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展开对话和讨论，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最好的教育方法是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这些正是友爱教学所倡导的风格。

（二）人本主义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和潜能的发挥，认为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内心世界。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整体意识经验，研究人的尊严和价值，研究人的本性。主张以“学生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学”，把教师看成促进者，倡导意义学习^[16]。鼓励学生主动探索、自我发现，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促进者和支持者的角色，而非传统的权威指导者。这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认知与情感互动，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和宽松的教学氛围，这些观点与友爱教学的内涵具有一致性。

三、友爱教学的现实必要性

（一）道德教育的呼唤

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道德作为精神世界的基石，是推动个人品德完善进步的关键力量，是激发人德性完善发展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必须与他人交往互动并构建更为温馨、洋溢着友爱的合作关系。然而在当今时代，人类自身遭遇了诸如诚信危机、责任危机、信仰危机等一系列道德困境。反思我们的教育，重视道德说教偏多，道德教育与实际生活有时相差甚远，道德教育要走出现实困境必须回归真实的生活。友爱教学是师生在自由宽松的课堂实际生活中进行的认知和情感活动，整个教学过程充满着友爱的气氛，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过程，而是富有生命意义的体验过程，有助于学生美好心灵的塑造和道德情感的生成。

（二）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要求

友爱教学主张师生间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自由平等的情境下大胆交流与沟通，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热爱，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充满着友爱、人文关怀与生命情趣的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培养学生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在友爱的前提下，学生较少受到教师知识权威的约束，从而能减轻精神上的压力，有利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素质教育要求学生不仅是高深知识的拥有者，还要学会学习并学会与人友爱相处，这是友爱教学的本真要求。

（三）学生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本真的教育侧重于人的“灵魂”教育，侧重于对终极价值的追寻，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人身心健康的需要。“决定教育成功的因素在于精神受震撼的内在准备”。当前教育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学生与他人的交往关系日益呈现出功能化、表面化和冷漠化的特征，彼此间很难产生心灵的碰撞与交流，缺乏与他人友好交往的意识。这种交往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在缺乏友爱氛围的交往环境中容易感到孤独、压抑，而友爱教学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合作、平等交流的理念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温暖、和谐、充满关爱的交往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友爱是一种需要培养、需要师生间互相扶持的情感，友爱教学过程中的合作、交流与自由对话的方式促使师生间进行真诚友爱的交往，使学生得到尊重和爱的满足。

四、友爱教学的实施途径与要求

（一）建立和谐师生关系，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容的教学氛围

开展友爱教学必须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师生相

互理解和尊重，相互配合与合作，自由平等，和谐亲密，坦诚相见，教学相长，师生之间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相互对话和共享的互动关系。学校要为和谐的师生关系创建一个自由、宽容、平等、参与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感到自由和安全，充分发挥他们的好奇心，容许学生试错。教师要深入了解和关心学生需及时了解学生的心、学习和生活。友爱教学需要师生间的互动，在教室里创造一种情感氛围，促进心理距离的拉近而不仅仅是物理距离。在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个性特点与兴趣，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二）构建真实的问题情景，要求合理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意义的真实问题情景有助于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活动，然而现实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所学知识缺乏真实问题的映射，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容易疏远师生关系，缺乏亲近感，迫使学习成为烦躁的苦差事。启发式教学不是老师告诉学生怎么做，而是引导和激发学生从已有的经验中自我发现问题，进行自我学习，鼓励学生从批判视角解决问题。启发式教学重在心智训练，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对教师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性，它的顺利开展需要学生对学过的知识有较好地掌握和师生间近距离对话，充满友爱的氛围有利于师生间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交融，更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建立学习共同体和兴趣小组，要求开展合作交流，培养友爱精神

共同体是一个有多人组成的群体，还可以细分为多个兴趣小组。学习共同体成员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分享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任务，在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致力于促进个体成长成才。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学生稳定学习心态，强化感情归属，形成一个良好友爱的学习氛围，相互交流、信任与沟通，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有利于情感的融合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建立不同的兴趣小组进行合作学习，有利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培养合作友爱精神。

（四）合理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需要选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材料

友爱教学的开展并非易事，堪称“最耗时”的教学方式，要求教师具备渊博的知识且能够与学生进行真诚友爱交流互动。人工智能时代，合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帮助教师纾解友爱教学的实施困境，特别是“人—机”协同有利于程序化

教学内容的开展。友爱教学的开展需要将现代化教育技术与灵活的教学材料有机结合，在选用教学材料时应充分考虑其多样性和适应性。一方面，可以引入数字化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传统的教学材料如教材、参考书等也不可忽视。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自制教学辅助材料，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材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友爱教学的实施要求。

五、结语

友爱教学的意义远超方法论的补充，它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精神的回归，是对“人”的尊重，超越功利主义教育的局限，将焦点从“工具”理性转向培育完整友爱的“人”。然而，友爱教学的实施尚无标准范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但其所倡导的平等对话、自由宽容与真诚合作正是培育创新精神与健全人格的沃土。友爱教学不仅是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的革新，更是教育面向未来的价值抉择，在知识传递中注入人文关怀，让教育真正回归其育人的本真使命。

参考文献：

- [1] 石中英. 教育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96-198.
- [2] 李秉德. 教学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149-150.
- [3]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M].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178.
- [4] 丛立新. 教学概念的形成及意义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5-12.
- [5] 王策.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研究 [D]. 贵州大学, 2019.
- [6] 米江霞, 傅象喜. 友爱使幸福更完善 [J]. 甘肃理论学刊, 2007(2):51-53.
- [7] 李水海. 世界伦理道德辞典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171.
- [8] 孙学功.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127-129.
- [9] 程立涛, 曾繁敏.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J]. 论友爱和友谊的关系及意义, 2004(4):19-20.
- [10] 张光兴, 张劲松. 从传统走向现代—构建我们的现代文明观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99.
- [1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02.
- [12] Broady, H.S.. Didactics, Heuristics, and Philetics. Educational Theory [J], 22(3):251 - 261.
- [13] 黄济. 教育哲学通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243.
- [14] 赵同森. 解读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M].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20-24, 85.
- [15] 赵卿敏. 课程论基础 [M].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11):178-192.
- [16] LI Li, CHEN Zhi-an, JIANG Yu-hong. Strategy, style, attribution: Learning to learn Englis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314-315.